

中古中国知识·信仰·制度研究书系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编

晏殊《类要》研究

唐 雯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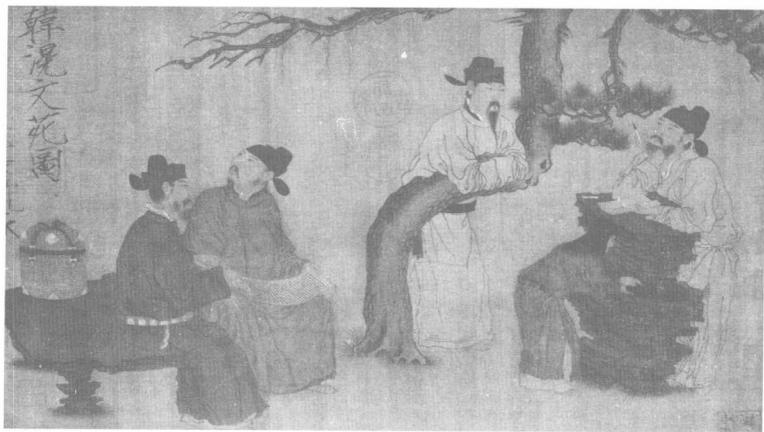
上海古籍出版社

晏殊《类要》研究

唐 雯 著

Yan Shu's *Leiyao*: A Critical Study

Tang Wen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晏殊《类要》研究/唐雯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6

(中古中国知识·信仰·制度研究书系)

ISBN 978 - 7 - 5325 - 6229 - 9

I. ①晏… II. ①唐… III. ①百科全书—研究—中国—北宋 IV. ①Z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10426 号

中古中国知识·信仰·制度研究书系

晏殊《类要》研究

唐 雯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l@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7 插页 2 字数 388,000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800

ISBN 978 - 7 - 5325 - 6229 - 9

K · 1490 定价: 68.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承印公司调换

中古中国知识·信仰·制度研究书系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余 欣

编 委

(以姓氏拼音为序)

邓 菲(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冯培红(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姜 鹏(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仇鹿鸣(复旦大学汉唐文献工作室)

孙英刚(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唐 雯(复旦大学汉唐文献工作室)

温海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徐 冲(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游自勇(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余 蔚(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余 欣(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张金耀(复旦大学中文系)

张小艳(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朱 溢(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朱玉麒(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本课题研究得到以下项目支持：

2011年上海市社科规划青年课题
“晏殊《类要》研究与整理”

书 系 缘 起

余 欣

在学术出版过度繁荣的当下，各种“大典”、“巨制”俯拾皆是，“标志性成果”风起云涌，我们推出这套丛刊，究竟意义何在？我不断扪心自问。

我总想起，当初激励我投身“不古不今之学”的唐代大史学家刘知幾的一段话。子玄撰成《史通》后，惧其不传于世，喟曰：“夫以《史通》方诸《太玄》，今之君山，即徐、朱等数君是也。后来张、陆，则未之知耳。嗟乎！倘使平子不出，公纪不生，将恐此书与粪土同捐，烟烬俱灭，后之识者，无得而观。此予所以抚卷涟漪，泪尽而继之以血也。”是知古人不轻言著述，凡有所作，必殚精竭虑，巧构精思，冀藏之名山，垂为后世之轨则。非我辈后生，斐然狂狷，读书未遍，率尔操觚可比。

我又记起，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访学之时，高田时雄教授跟我讲过一则轶事：第一任所长狩野直喜先生认为，初学者理当埋头读书，而不应急于发表成果。因此，当时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新进研究者三年内不许写论文。我深深地为这个故事所蕴含的学问之真精神所感动。在量化原则下，今之学者沦为计件民工，每日为炮制“速朽之作”，完成指标而苦斗。若有人天真地提起“千秋事业”之说，恐怕会沦为同行笑柄。然而，我们真的要沿着这条道路一直走下去吗？我常常寻思，一个真正的学者，起点和终极到底在何方？也许有人会讲，既是“无涯之旅”，则无所谓起止。那么，立场呢？学者治学的基本立场在哪里？古人曰“文章千古事”，今人云“在学术上应该发扬比慢的精神”，我们是否仍可作为信念而坚守？在“美丽人生”与“追求学术之彻底性”之间，我

们应该如何抉择？

这些纠结，想必也是我的这些志同道合的学侣们的忧思。于是我们向往建立一个乌托邦，期盼在这个“艰难时世”努力生存的同时，有一泓荒漠甘泉，可以给我们枯槁的心灵带来慰藉；有一方文明的沃土，可以让思想的苇草惬意地生长；有一片无垠的天地，可以让我们信马由缰。由此，有了“中古中国共同研究班”的成立。

所谓的研究班，只是一个没有建制的民间同仁团体，却代表了我们的学术理想。两年前，一群研究中古时代历史、语言、文学与艺术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商讨在学术日益泡沫化的今天，我们如何安身立命，是否能为中国学术做点什么。随后研究班悄然成立，致力于在互相砥砺中提升自我学术境界，并探索共同研究模式在中国学术生态中生发的可能性。研究班是一个开放的学术共同体，而不是党同伐异的山头。核心成员来自复旦历史系、文史研究院、汉唐文献工作室、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中文系等五个单位，共十二位学者。此外，还有许多研究生、访问学者、校外和海外研究者，作为“观察员”和通讯成员加入。每两周组织一次workshop，主要安排为新作发表与讨论、史料会读、学术信息交流与评论，至今已连续举行36次。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氛围，让我们怡然自得，乐以忘忧。理解当今学术生态下“青椒”处境的贤达，想必不难体会，这样完全依赖学问自身魅力而运作的“非营利性社团”，坚持到今日，是多么的不易！

我们的活动，逐渐引起相关院系和学校的关注，对我们深表“同情的了解”，施予各种援手，鼓励我们将实验继续下去，并从“211三期”和“985三期”项目中拨给专项经费予以资助，希望能将我们的苦心孤诣，呈现在世人面前。因之，我受命策划这套丛书，作为见证梦想与现实张力之间的“试金石”。虽然不免有些俗套，我们仍想借此对所有给予包容和支持的人们，尤其是章清教授、金光耀教授、邹振环教授、杨志刚教授、葛兆光教授和陈尚君教授，表达由衷感激之情。

书系以“中古中国知识·信仰·制度”为名，收录研究班主要成员的作品，表明了我们共同研究旨趣之所在。第一辑付梓的，除了我自己的那

本不过是往日杂稿的拼盘,其余大都是博士论文经数年打磨而写定的心力交“萃”之佳作。第二辑将要刊行的,则是研究班成立后历次往复匡谬正俗之结晶。尽管立意和方法不尽相同,但都代表了新一代学人对“基底性命题”的求索与回应。古人有云:“登山始见天高,临壑方觉地厚。不闻先圣之道,无以知学者之大。”况乃天道幽邃,安可斐然。同道乐学,博采经纬(研究班集体会读之《天地瑞祥志》,中多祯祥灾异、纬候星占之言),思接千载(诸君治学范围,上启秦汉,下探宋元,绵历千年),今略有所成,裒为一编。虽不敢“期以述者以自命”,然吾深信,绝不至于“粪土同捐,烟烬俱灭”。

在一次讲演中,我曾吟咏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的《烧毁的诺顿》(*Burnt Norton*,中译参汤永宽译本,略有改动),以表达对人类历史之深邃与荒诞的敬畏和感动。现在,我想再度征引这首诗,作为对我们研究班的祝福,也作为这篇缘起的“论曰”:

Time present and time past	现在的时间和过去的时间
Are both perhaps present in time future,	也许都存在于未来的时间,
And time future contained in time past.	而未来的时间又包容于过去的 时间。
If all time is eternally present	假若全部时间永远存在
All time is unredeemable.	全部时间就再也都无法挽回。
What might have been is an abstraction	过去可能存在的是一种抽象
Remaining a perpetual possibility	只是在一个猜测的世界中
Only in a world of speculation.	保持着一种恒久的可能性。
What might have been and what has been	过去可能存在和已经存在的
Point to one end, which is always present.	都指向一个始终存在的终点。
Footfalls echo in the memory	足音在记忆中回响
Down the passage which we did not take	沿着那条我们未曾走过的甬道
Towards the door we never opened	飘向那重我们从未开启的门
Into the rose-garden. My words echo	进入玫瑰园。我的话就这样

Thus, in your mind.

But to what purpose

Disturbing the dust on a bowl of rose-leaves
I do not know.

Other echoes

Inhabit the garden. Shall we follow?

在你的心中回响。

但是为了什么

更在一钵玫瑰花瓣上搅起尘埃
我却不知道。

还有一些回声

栖身在花园里。我们要不要去
追寻？



2011年12月19日

序

陈尚君

算起来，从唐雯接受我的建议，接触晏殊《类要》，并以此作为博士论文选题，通过答辩，再经过多年增订，可以付梓，至今已经十多年。为这部包含大量珍贵古书佚文，而传本错讹极其严重的大书，她付出了常人难以相信的艰苦工作。终于可以有一个阶段性的总结，我很为她感到高兴。

说到晏殊，似乎稍通古代文史的人都知道他，当然只是知道他的词。无论是富贵中感慨时光流逝、生命短暂的《浣溪沙》，还是被王国维列为成就大学问三种境界第一步的《蝶恋花》，都参透了他对人生的深刻体悟，因而得以震铄古今，传布人口。似乎很少人知道，这位神童出生，做过宰相，一生富贵的词人，日常生活极其节俭，读书则极其广博而勤奋。宋叶梦得《避暑录话》说他一生没有丢弃过一张纸，虽来信的封皮也都折叠起来以备抄书之用。在享尽功名富贵的同时，他始终保持书生本色，一生孜孜矻矻地读书，将所得分类会抄成类书《类要》七十四篇，将可入其法眼的历代诗文编成《集选》二百卷。很可惜，这两部大书都没能顺利保存下来，《类要》始终没有刊刻，存亡命悬一线；《集选》则虽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收有传本，可以确定是伪书。

我知道有《类要》一书，当然是《四库全书总目》存目中的介绍，称其所载“皆从原书采掇，不似他类书互相剽窃，辗转传讹”，可惜四库馆臣虽然得到范氏天一阁所藏残缺四十三卷的文本和两淮所进本三十七卷，但因其“门类次第尤多颠倒，且传写相沿，讹谬脱落，甚至不可句读”，无力整理而放弃存目。偶读余嘉锡《读已见书斋随笔》，其中从该书中摘出《柳氏家学录》佚文两则，举一反三，我确信该书中包含极其珍贵且数量可观的宋

前典籍的佚文。二十多年前我正从事全唐诗文的补辑，对此书之期盼尤殷。1991年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匆匆翻检，根本来不及对读抄录。1995年前后，虽然关于四库存目和续修两部大书的是非争论不休，但因为前者影印了陕西文管会所藏本《类要》三十七卷，终于让我可以复制全书，并全面考查其保存典籍的情况。1998年初受邀参加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举办的国际汉学研讨会，当时我刚接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杂事冗繁，无法安静读书，只能抽出两个星期时间，在将全书引文匆匆记录一番的基础上，写成《晏殊〈类要〉研究》一文，提交会议。全文近两万字，分三节，一谈此书的著录和流传，二谈其编纂体例，三述其所保存文献，分为唐实录、地志、其他史籍、类书、唐别集、总集、碑刻七方面介绍。虽说是有关《类要》的第一篇研究论文，我近期向唐雯证实还没有大错，差可庆慰，但毕竟用功未深，体会难切，尝鼎一脔，浮扫精华，网漏吞舟，在所不免。

2000年，唐雯从上海大学本科毕业后，考取复旦的硕士生，我觉得她虽然在专业训练方面稍有欠缺，但对古文献研究抱有真诚探究的决心，遂建议她可以较系统地研究《类要》。三年后，当她获直升博士生时，恰好山东大学杜泽逊教授将当年为《四库存目丛书》复制的北大本《类要》复印给我。有了两个文本，具备了以此为博士论文选题的基本条件，我遂鼓励唐雯继续前此的工作，完成本书的研究。

类书是中国古代特有的著作形式，虽然今人或将其比喻为百科全书，其实两者有很大不同，即百科全书是分科类介绍人类社会的全部知识，而类书则分门别类地编录古书中的语料或事实，为文人写作诗文时遴选典故辞章之参考。就今天来看，其本来的著作目的基本已经失去，今人主要据其来辑录佚书，校勘群籍。今人总结清代辑录佚书的基本依凭，有四部类书、四部古注的说法，四部类书即唐代的《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和宋初的《太平御览》，因其多存第一手珍贵文献而重要。南宋以降的类书虽然数量巨大，但所录文献多沿袭前代，保存第一手珍贵文献的比例较低。类书流传千年，错讹多有，清人强调辑佚书首先要校类书，就是看到了类书文献纷杂、传误严重的特点。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认识晏殊《类要》的价值和整理难度，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一，此书成书于北宋仁

宗时期，在按时序编列的宋代类书中，仅稍晚于《太平御览》和《事类赋》，属于宋前期仅存的未经研究和开发的大型类书；二，此书是晏殊这样的一流文人和学者亲手编纂，保存大量他读书中摘出的珍稀文献，内容博极群书，广涉四部，保存文献极其丰富，整理者没有相应的知识储备，很难理解其独特价值；三，此书宋以来一直靠钞本流传，文本书写很不规范，传写中的错误极其严重，乾隆间的四库馆臣虽然充分肯定其价值，但仅校录近半，即停工存目作罢。原因可以理解，勉强整理出来，必定错误很大，与其因此而遭皇帝呵斥，不如老实承认力所不能及。也正因为此，此书闲置书阁，久不为学者所知。

当我建议唐雯做《类要》研究的时候，当然知道她的学养和能力，距离要完成此书的整理还相去很远，但我始终认为，一位优秀而有潜质的学生，适当给以超过实际能力的责任，常常可以焕发出超过预期的能力。唐雯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当她认定要实现的目标，可以投入全部精力，心无旁骛地努力追求完成。在学期间的五六年，她在此书上付出了许多别人难以想象的努力。上百万字的书，她将其逐字输入电脑；所有的引文都曾逐条检索，证其有无；文本的传误也曾据各种传世文本加以复核。在这一过程中，她不断告诉我工作的进展和研究中碰到的困难，我虽尽力给以解答，其实心里始终在犹豫：对一位初涉文史的女生来说，如果整理一本有前人研究基础的规范文献，或许还能胜任，而对于《类要》这样一本内容从杂、文本错讹的不太规范的大书来说，对她来说似乎有些过于沉重。虽然不可避免地走过许多弯路，所幸她始终没有放弃。2006年，以本书初稿为博士论文，获得较好评价而获通过。此后五年多，她又不断增补校订，最重要的收获是承蒋寅、徐俊两位学者告知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图书室还藏有《类要》的另一个钞本，并承刘跃进先生的帮助得以通校文本，使本书得以顺利定稿付梓。

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类要综论》，是对《类要》一书的成书、体例、存佚、传本的系统研究。与我当年的急救章比较，本书有许多重要的阐发，如晏殊所采文献的来源、晏书的编纂体例、晏书初编及南宋晏袤增补本的面貌变化、晏书已佚各卷面貌的推测和补辑佚文之可能、晏书在明清

时期的流传情况、存世各本的基本面貌和传写年代等，都有很妥当的介绍和深入的分析。比如《类要》的体例分析，是阅读和利用此书的关键，唐雯从与此前各类书的体例中分析晏殊的承继与变化，并从引书体式、编者自注和单一条目中的特殊体例等方面来加以揭示，并说明地理各卷的体例特殊。关于晏书已佚各门的面貌，则从宋代各书引用本书的文字中寻找线索，在准备为本书补佚的同时，指出本书应有时令、鸟兽、草木、释教等部类已经亡失。有关存世三本的文本分析，在查阅大量公私藏书记录后得以明了原委，在三本互校的基础上得以比较各本之优劣，在对陕本详尽分析后揭示今后整理全书的基本原则。我认为唐雯有关晏书的上述研究，远远超过了我当年的初步推测，得以使《类要》的研究和利用可以有较坚实的科学依凭。

本书的重心在下编，分九章介绍《类要》所存各类文献的价值。与我当年的介绍比较，将史部诸书拆分成五个部分逐次介绍，在总集外添加了乐府文献，其他文献则囊括了几大类没有包容的子史各书。我当时将碑刻列为一类，是因为当时在补录唐文而惊讶于《类要》提到许多石刻不见于他书称引，其实这部分内容多数来源于地志，不必另分。唐雯的这部分工作做得很仔细，她首先将《类要》全书做出详细的引书索引，并作仔细的分类归一，并将所有引文与前代典籍和其他类书作仔细的比读，然后参比前人（主要是清人）有关汉魏六朝和唐代群书辑佚的相关文本，从而揭示《类要》保存文本的价值。其中最重要的几点，我想特别加以说明：一是唐实录，本书所引超过百则，且多数标明原书卷第，不仅保存了大量唐史研究的重要遗文，且可据以推测绝大部分已经失传的唐实录的分卷情况和编次大概。二是传记，尤以早经失传的唐代三大名臣传记《狄梁公家传》、《郭子仪家传》和《邺侯家传》所存数量可观的仅见佚文为重要。三是六朝地志与隋唐图经，前者清人做过大量辑佚，后者则以今人华林甫《隋唐图经考》为集大成。本书这部分用力至勤，所考 93 种书，皆一一说明他书引录和本书独存的佚文。四是诏令奏议和政书类之佚文，其中有关唐职员令的补辑最为重要，恰好碰到《天圣令》研究的热潮，得以撰文在《历史研究》刊布，引起中外学人对《类要》价值的关注。五是关于类书的征引，我

先前已曾指出晏殊看到大量未经他人阅读的类书，许多文本仅见本书称引，唐雯则将有关细目逐一落实，足资参考。六是关于集部文献的研究。我因为早年先后作全唐诗文的补辑，对此特别关心，可惜见到《类要》时，都已经大抵完成。唐雯将所有引到的六朝隋唐集部书，逐项归纳分析，揭出了大批未经编录的名家散逸诗文。2004年夏，当我所辑《全唐文补编》在中华书局排出二校时，承唐雯慨允将她当时鉴别的近百则唐人佚文供我编入书末，及时提供给读者。本书则续经整理，又有可补者，其中有关六朝和唐人佚诗的部分，是首次刊布。

我以为，因为唐雯的研究，《类要》保存文献的研究价值可以为更多的学者所认识。我在这里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说明。王梵志诗因为敦煌文本的大量发现而形成中外的研究热点，但有关记录的最早时限并没有突破武后时期。本书所存卢照邻佚诗《营新龛窟室戏学王梵志》：“试宿泉台里，佯学死人眠。鬼火寒无焰，泥人唤不前。浪取蒲为马，徒劳纸作钱。”基本可以确定不会迟于武后初年，是至今有关王梵志的最早记录，也知所谓梵志体诗在唐初已经流行。本书所引常衮《诏集》多达33则，除14篇见于《文苑英华》外，其余皆属佚文，尤以《与吐蕃盟誓文》保存了大历二年唐蕃兴唐寺之盟的文本为最重要。所存《郭子仪家传》所存大历九年郭言备戎之急的长篇表文，也是唐蕃关系的重要论述。此外，引及六朝文集如庾信集之古注（怀疑是魏澹注），唐人文集如苏颋《苏许公集》、乐史编李白《翰林集》、元稹《长庆小集》、李商隐《樊南集》、郑畋《玉堂集》等，不仅得以辑补大量遗文，对这些文集的具体了解也很具意义。《类要》所引文献虽然多较零碎，但覆盖面广，多不见他书引用，因而足为所有宋前领域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文献。

我在前引拙文的最后，曾建议整理出版《类要》，谈了一些设想。唐雯工作之初，即接受我的建议，作全面整理的准备，早已有具体的进行。之所以拖延至今还无法完成，主要原因仍在于该书存世三本虽可互校，但传误的情况远比想象的要严重得多，难以完全写定。也正因为此，我在本书交稿前，特别叮嘱唐雯在文本校定上一定要更加仔细，不能有丝毫的疏忽。尽管如此，我仍担心在文本引录方面恐怕不免还有失校误点的情况，

但鉴于《类要》本身的丛杂与多误,若有疏失当然应该纠订,但确是可以谅解的。

2006 年起,唐雯毕业留校,参加我主持的汉唐文献工作室的研究计划,为二十四史中我主持的三史修订做了大量具体而认真的工作,她本人的学术研究也有很大的拓展,完成本书定稿的同时,完成《云溪友议校笺》书稿,还在《唐研究》、《历史研究》、《复旦学报》、《史林》、《中国典籍与文化》等刊物发表了十多篇有独到见解的论文,其中《唐职员令复原与研究——以北宋前期文献中新见佚文为中心》一文,曾获上海市社科奖论文三等奖。近年参加由余欣教授主持的中古史读书班,她的研究趣向也有很可喜的变化,展示学术多元发展的前景。

十多年来,我看着唐雯从学生时代的蒙昧逐渐走向学术的成熟,很高兴她在苦读绩学中能够悟到学术的路数,摸索着踏出自己的小径。我经常与学生说,其实学问的一切道理,在王国维所讲成就大学问的那三句话里都包括了。首先要摆脱俗谛,带着太多的世俗目的,读了几本书马上要换来现钱,必然难以入门。其次要刻苦冥求,执意探讨,衣带渐宽,绝无悔意。近代以来足以名家的学者,才份或有区别,但勤奋都是必不可免的。近年刊布的陈寅恪、钱锺书手稿,在在证明大师原来也和平常人一样,是靠认真读书积累起来的。就此点来说,任何有志于从事古代文史研究的学子,只要能耐得寂寞,努力进学,稍有悟性,必能有所成就。我在唐雯身上,正看到这一过程。当然,唐雯有全力支持她的父母和丈夫,让她能够长期心力专一地读书研究而不必太多地为家务琐事操心,这是她的幸运和幸福。现在她的成绩,也是对家人最好的回馈。

是为序。

2012 年 2 月 11 日

目 录

书系缘起.....	余 欣	1
序	陈尚君	1
绪论		1
第一节 《类要》总述		1
第二节 《类要》利用与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13
上编 《类要》综论		19
第一章 《类要》编纂考		21
第一节 《类要》产生的背景		21
第二节 晏殊与《类要》的编纂		28
附论 晏袤与百卷本《类要》		36
第二章 《类要》的基本面貌研究		39
第一节 唐宋类书的部类和体例.....		39
第二节 《类要》的部类		48
第三节 《类要》的体例		50
第四节 《类要》中的晏殊自注		58
第三章 《类要》的流传与版本考述		64
第一节 《类要》在清代以前的著录与流传		64
第二节 《类要》现存文本		72
第三节 陕本《类要》详考		75

第四节 今传三本之问题分析	84
下编 《类要》所引珍秘文献考	89
例言	91
第一章 《类要》中的正史与杂史	93
第一节 正史	93
第二节 杂史	98
第二章 《类要》中的编年史	109
第一节 唐实录	109
第二节 其他编年史	139
第三章 《类要》中的传记	151
第四章 《类要》中的地志	164
第五章 《类要》中的诏令奏议、律令职官与典故类史书	216
第一节 诏令奏议	216
第二节 律令职官类史书	219
第三节 典故类史书	227
第六章 《类要》中的类书	230
第七章 《类要》中的总集与乐府资料	238
第一节 总集	238
第二节 乐府资料	250
第八章 《类要》中的别集与单篇诗文	255
第一节 别集	255
第二节 未收入各断代总集及其续补诸书的单篇诗文	278
第九章 《类要》中的其他文献	288
结语	315
附录一 《类要》引书目录	317
附录二 唐职员令复原与研究——以北宋前期文献中新见	